

读后记

自有诗心如火烈

——林海散文《花沟纪行》读后

李镇

《花沟纪行》是作家林海先生新近创作的一篇讴歌长岛风情的“诗意散文”。该文首发于《海外文摘》(2025年第12期),后被多家媒体转载。在前期北京举办的“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大会”上,《花沟纪行》获年会大奖。

一

2025年夏秋之交,林海随“名家写长岛作家采风团”走进花沟。故地重游,抚今追昔,心如潮涌,遂成此文。

花沟是长岛距离大海最近的一个渔村。村庄三面环山,一面朝海,只几十户人家,却历史悠久、风光旖旎、物产丰饶,集仙境文化、民居文化、海洋文化于一身,是美得令人窒息的休闲旅游胜地和网红打卡地。

花沟因花得名。村内外遍布桃树和杏树,每年花开时节,花团锦簇,芳香四溢,蝶飞蜂舞,美不胜收,“就像千万朵朝霞落到海岛上”。

花沟也是林海的精神原乡。他生于斯,长于斯,工作于斯,与大海终日相伴,半生厮守。十四五岁时在花沟就读,二十多岁时在花沟执教,弃教从政后,足迹遍布长岛山山水水、沟沟壑壑。他骨子里镌刻着礁石的坚守,他赞美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,讴歌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,《花沟纪行》就是他交出的答卷。

二

《花沟纪行》一文,结构严谨、语言精练、虚实结合,富有诗意,在真情流露中浸润着长岛独有的生活气息和时代变迁足音。

“花沟,听听这个名字,就感到不同凡响,铺满鲜花的山沟是怎样的所在啊!”

没有过多的渲染与虚张声势的铺垫,《花沟纪行》开篇就以平和、自然的叙述直奔主题。

在接下来的文字里,我们的思绪跟随林海行云流水般的表述,走进一幅美轮美奂的海岛水墨丹青画里。碧海蓝天,白云悠悠,绿草如茵,和风惠畅,安静祥和,即使没有置身花沟,也会让读者开启一场文字中的旅行,好似身临其境。

长岛地理位置险要,花沟是长岛要塞,也是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取景地。如今,人去营空,绿色军营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,却以民宿的新姿态,还原了渐行渐远却永不磨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故地重温,睹物思人,林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他惜笔墨,

运用蒙太奇式镜头变幻追忆似水流年。

五十年前,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和岛上平民子弟亲密无间,只有纯洁的友谊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这种朴素、干净的人际关系让人动容。

在北长山花沟联中原址,林海在光阴中捕捉到当年执教时的影子。隐于尘烟的往事又上心头。赶海时,大海的馈赠让他和当年的伙伴们既享受了舌尖上的美味,又收获了人间真情。

大海总给人以神秘遐想,林海也不吝笔墨,追忆起自己与“海市蜃楼”的不期而遇。“那天傍晚,我在县委办公室刚下班,不知谁喊了声‘烽火出海市了’,我们几个秘书急忙搭车赶到烽火山附近,向东北砣矶岛方向张望,只见海天相连处,一排城堡清晰可见,又不断变幻着模样,隐云移动,美轮美奂,看得我们几个秘书好不过瘾。”

在我看来,更愿意把林海的这些描写当成他回望过去、面向未来,对现下美好生活赞美的铺垫。海市是虚幻的,但我们的现下富足生活却是真实的。

三

通读《花沟纪行》,我在字里行间捕捉到了杨朔先生文字的影子。杨朔先生大力倡导散文创作“以诗为文”,《花沟纪行》正是以诗的韵律布局谋篇,以诗的意境含而不露,以诗的语言炼字锤句,很好地展现了“诗化散文”的艺术主张。

杨朔先生祖籍蓬莱,林海世居长岛。两地一衣带水,隔海相望,情相连,心相通。虽然时代不同,年纪差异,但是文心相通。

比较而言,“身在其中,用心体会”是林海先生大海主题文学创作的底蕴和标签。几十年的海岛岁月沉积和文化层累,使他在大海书写方面随手拈来,游刃有余。三年前,我在《诗选刊》(2023年第12期)读到了林海先生的诗歌《沙滩上的小木船》,那些带着大海潮汐般的灵动鲜活语句深深地打动了我,我也由此开始关注他的创作。

芳菲四月,春意盎然,又一个全民阅读季如期而至。在这个书香四溢的温馨日子里,我想起1944年冬天,在延安生活的杨朔先生写下的七绝《雪夜遗怀》。诗中有这样两句,“自有诗心如火烈,献身不惜作尘泥”。在此,请允许我摘录此句与林海先生共勉,并真诚祝福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,写出更多更好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书斋夜话

做个终身读书的人

张凤英

一

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,每年此时,我都会心情不平静。我这一辈子,最最后悔的事,就是读书。童年时在昏黄的油灯下读小人书,读得津津有味;少年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小说,也是特别“上头”;青年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土炕上读数理化,心中是压抑不住的激动;中年时在单位的办公室里读专业书籍,在高校课堂上带领青年学生读书,都是肩负使命;如今老了,戴着老花镜,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读书……我总觉得,人活着,光吃饭是不够的。好比一间屋子,家具摆设都有了,住着也舒服,可要是窗户总关着,不透气,时间长了,也会憋闷的。读书于我,就是那扇窗户。

我中学毕业那年,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临走那天,同学们都在收拾行李。这个带罐头,那个带饼干,都是怕到了那儿吃苦。我呢,什么吃的也没带,只把高中的数理化教材塞进了包里。我老姨看见了,说:“带这些做什么?”我没吭声。我想,总不能永远不读书吧?大学总有一天会复课招生的。那时候年轻,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总觉得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我母亲最了解我的心,说:“喜欢读书就带上吧,那是你的命根子。”

到了兵团,白天干活,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晚上回到宿舍,战友们倒头就睡。我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。内蒙古的冬天冷啊,零下30摄氏度,手伸出来都冻得发僵。我就把手缩在被子里,翻一页,搓搓手,再翻一页。看的什么书呢?就是那几本数理化教材。翻来覆去地看,习题做了一遍又一遍。有些战友笑我:“凤英,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?”我说:“闲着也是闲着,看看书,心里踏实。”

后来还真让我等着了。恢复高考那年,我考上了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我哭了。不是高兴,是委屈。那些年在兵团受的苦,一下子涌上来了。可再一想,要不是那几本翻烂了的数理化,我怕是连考场都不敢进的。

二

大学期间,我就好像高尔基说的一样“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”,我如饥似渴地读书,读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,读西方经济学、统计学、会计学,以及一切可以借到的书。毕业后,我进了央企大厂,当了统计员。这下总该歇歇了吧?可

我发现,周围的同事都在读书。那些老工程师、技术员,比我强多了,还整天抱着专业书看。我一个新来

的,有什么理由不读书呢?于是接着读。白天上班,晚上看书,周末还去图书馆。那时候年轻,也不知道累。就这样读着读着,几十年就过去了。

后来调到烟台的中专学校,一边读书一边教学,感觉读书的意义更大了,干劲更足了。读书这件事,跟吃饭睡觉一样,成了我生活里离不开的东西。

读书读了几十年,也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。头一条,读书得养成“癖好”——就是不读书就难受。小时候读书,是为了应付大人;后来读书,是为了考学;再后来,就成了一种习惯;到最后,就成了瘾。这个从被动到主动,从习惯到癖好的过程,需要时间,更需要坚持。坚持得久了,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。

第二条,读书要有自己的趣味。年轻的时候,我什么书都读,逮着什么轻读什么,像饿了的人,有什么吃什么。后来书读得多了,慢慢就有了自己的口味。喜欢什么,不喜欢什么,心里有数了。我喜欢读散文,喜欢那种不急不慢的调子,像跟老朋友聊天。小说也读,但只读写得好的。那些写得差的,翻两页就放下了。这不是清高,是觉得时间宝贵,不能浪费在烂书上。

第三条,读书要有品位。读书跟吃东西一样,有品位高低之分。有人就喜欢读那些浅薄的、热闹的、不用动脑子的书,读完了,什么也没留下。有人喜欢读那些深刻的、厚重的、需要慢慢琢磨的书,读完了,还能回味好几天。好书读多了,自然就看不上那些差的了。好比吃惯了精细的饭菜,再吃粗茶淡饭,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

三

我常想,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?说实在的,读了一辈子书,也没见多挣多少钱,也没见升多大官。可我总觉得,读书让我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。好比一棵树,有的树长在旷野里,风吹雨打,也就那么长着;有的树种在花园里,有人修剪,有人浇水,长得就精神些。读书,就是给我浇水、修剪。它让我知道,除了眼前的日子,还有别的日子;除了脚下的路,还有别的路。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:“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”这话说得真好。年轻时读书,知道得少,看到的只是一点点;中年时读书,眼界开了,看得就远了;老年时读书,世事都经历过了,就能站在高处,把书里的事看得明明白白。我如今到了“台上玩月”的年纪,读书的滋味,确实跟从前不一样了。

我这辈子,没有别的本事,就是读了一辈子书。说起来,也算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因为读书这件事,让你成了你自己。不是别人,不是张三李四,就是你自己。
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照在书页上,暖暖的。我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